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20 冊

錢穆先生《莊子纂箋》及其莊子學研究

鄭 柏 彰 著



錢穆先生《莊子纂箋》及其莊子學研究

鄭柏彰 著

作者簡介

鄭柏彰，一九七六年九月誕生於台灣嘉義市。從呱呱墜地到而立之年，一直似鮭魚般地迴游於嘉義、台北兩地，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即考入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班就讀。就讀其間，便被先秦子學所吸引，特別是莊子的荒唐之言、謬悠之說，更讓筆者醉心於「正言若反」的世界。碩班畢業，仍於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班進修，目前為該校博士候選人，並擔任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求學階段，主要著有碩論《錢穆先生《莊子》纂箋》及其莊子學研究》（2003）及發表研討會論文〈試詮《莊子·內篇》中的應世思想〉（2002）、〈試解莊子所形構之孔子樣貌〉（2004），作為自己研究先秦道家思想的階段心得。其次，筆者對儒、釋思想方面亦有管窺，曾發表單篇論文〈試詮孟子思想體系〉（2005）、〈大珠慧海禪學思維系譜初探〉（2006），研討會論文〈古代婚禮試探〉（2002）、〈試詮《壇經》的思想脈絡〉（2002）。最後，有關詩歌、小說方面，也曾涉獵，譯有《白話淞濱瑣話》（2002），發表過單篇論文〈馬謖敗於街亭試論〉（2004），研討會論文〈試析杜甫〈詠懷古跡〉五首〉（2002）。未來研究方向，將嘗試聚焦在儒學價值受到顛覆的晚清之際，尋繹當時的知識份子是如何重構莊子思想，讓自魏晉以降後就蟄伏已久的「正言若反」學說，又可重獲「驚蟄」機會。

提 要

本論文的章節安排架構，首章為緒論，交代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範圍及論文章節與架構。

第二章的部分，開頭先略敘錢穆先生的生平事蹟及其史觀研究略述，讓吾人在探究其莊子學之前，能對錢先生的生平與學術有一概括的認識，也能探知錢先生在研究莊子學方面的用心，係著重於史學的「整體性」，從時代背景探求莊子思想的淵源，以建立一先秦互動的學術網絡，並於「變中求動」，以敢於創新，而能不落入刻板的科就當中。

第三章則先對錢穆先生《莊子纂箋》一書的篇目注解及其內容大要予以研析探討，以得出錢先生在討論莊子學的前提，是採取王夫之對《莊子》篇目的分類，認為內篇體例完整，可作為莊子思想代表，外雜篇的章法不一，係因出於莊子後學衍其學說之作，並不能將之視為是解讀莊子思想的主要文獻。故此，筆者才會討論錢穆先生對《莊子》篇目的分判，以為第四章錢先生詮解《莊子》一書所建構的整體系統，作一奠基工作，讓吾人能明辨他所主張的「莊先老後」這一論點，係指代表莊子思想的內篇部分而言，而非是指莊子的整部文獻。另外，筆者為了拈出《莊子纂箋》的與眾不同、別具匠心，也特別析論了書中的著述特點，得出其特點主要分成兩部分，一是在字句釋義方面，它的特點有（1）文句疑誤，加以釐定（2）難辨字詞，兼採異說（3）徵引注解，己意定之。一是在義理闡微部分，所具特點有（1）引老解說，互闡義理（2）以意注裝，觸發深論。此外，在商榷部分，筆者則簡擇了幾個意義闡釋的實例，加以辨析說明，以提供讀者在解讀上有更寬廣的思考空間。

第四章的內容，主要針對錢穆先生對莊子學術論述的來龍去脈，作一全面性的詮解，以看出錢先生在論述莊子學術方面，是有其整體架構存在。本章第一節，先論述錢先生研究莊子學術的方法，是採取義理與考據並行，以建構莊老系統，故而知他的疑古並非是為了譁眾取寵、標新立異的疑古，其疑古主要是為了考古，以重建一可靠的歷史。錢先生在研究莊學當中，其實必須與老子來相互參照，方能相得益彰、互為輝映。是以文中在論述時，筆者亦將錢先生所認為的老子究竟是指何人？以及老子書的成書年代為何會在戰國晚期？……等問題加以論述，讓本節能夠全面性的探討錢先生對莊學系統研究的整個全貌。第二節，將對錢先生所詮構的莊子思想之濫觴作一溯源的探討，亦即錢先生從思想遞嬗與時代背景考據，認為《莊子》內七篇

的思想，係源於孔門的顏淵，此間思想的轉變，係由孔子所論「義命對揚」的天、人二分思維，轉向於莊子所言「與天為徒」、「與人為徒」的天、人合一思考，而非銜接老子側重於人事的權謀，因此他才大膽提出「莊源顏淵」的假設。第三節，則闡釋錢先生論莊子雖承襲了儒家，但兩者對「道」的視域則是迥異的，儒墨所稱的「道」，是將天人分為二，並以人為重，故而有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的慨嘆；而莊子則整合天人，視天人為一體，甚而更從宇宙界來衡度人生界，在此點上面，莊子則是與儒家不同，這也就是為何莊子會由儒家特別展衍出道家的原因。第四節，論述錢先生之所以提出了「莊先老後」的主張，即因事物的概念，必先有總名，而後有別名。舉例而言，先有莊子提出「萬物一體」的渾沌概念之總名，才有老子所展衍出的「名」、「象」等個別概念之別名；先有莊子討論「真人」、「神人」的圓融性格之總名，才有老子論述「聖人」的特殊性格之別名。可見，莊子思想應在於前，而老子學說則繼其後，所以錢先生才會將老子看成是莊子的繼承者。第五節，探討錢先生對外、雜篇為道家後學所作這一說法，舉出了具體證據加以證實，以看出外雜篇之所以會產生莊老思想相融的現象，係莊子後學的傑作，其中外篇近老、雜篇述莊，均是雜揉之作，義理不純，只能當作研究莊子思想的參考文獻，不能當成論述莊子思想的主要資料。

論文最後，除了總結錢先生對莊學所建構的整體脈絡外，也對其學說在當時的毀譽作一述評，以看出箇中的侷限與特色。其實，錢先生所提出的莊學研究成果，在當時是頗受學者的質疑、批判，而他不畏矢石交攻的批評，仍秉著破除窠臼以建立一信史的熱誠，持續不斷地藉由個別字義的考據，來驗證自己所假設的說法是正確的，此種實事求是又勇於創新的精神，時至今日還相當難能可貴。然而，由於郭店楚簡的問世，錢先生「莊先老後」的這一論點，已有相當大的可議空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錢先生已為莊、老的銜接釐出了一個系譜，這個系譜就是以儒家的孔子作為先秦諸子的開端，亦即諸子對先秦社會問題的檢討，是先有儒家正面的積極思想，然後才有墨、道兩家因反對儒家的禮樂而興起的反面思想。這種論點在當時是極具意義性的，因那時有些學者認為諸子的起源是老子，如胡適先生就是如此主張，而錢先生確立了儒家的孔子為諸子的開端後，無異對當時主張「老先孔後」的說法，有著廓清的作用，進一步的從史學的淵源性為儒家樹立一信史地位，而這一信史地位的樹立，即是奠基於「莊源於儒」、「莊先老後」的論點上。所以，如果將他這部分的研究，置之於諸子學的脈絡裡來評估，其中的價值仍舊是瑕不掩瑜、無傷大雅的。

序 言

在中國文化裡，儒、道思想一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兩家的立意取徑並不相同，儒家是以建立社會制度，使人民的生活合於社會規範為理想國，而道家則要泯除社會制度，讓現實的日用回復自然為目的地。然在先秦「禮崩樂壞」的時代，卻是有著共同一致的目標，即要為當時建立一個純樸安樂的社會。是以兩者的立意雖殊，卻並非是截然對立的學說。正因兩者具有此種特點，故而自先秦以降，就一直有著調和互補的作用存在，此種調和情形，大致上儒家是以主流之姿出現，扮演著化民成俗的角色，而道家則是藉伏流之態，提供與民休息的需要。

如果吾人細繹錢穆先生詮釋莊子學的背景，是在傳統儒家文化被五四反儒知識分子撻伐得一無是處之下，而面臨「亡天下」的文化失根危機時，就可理解錢先生從注解文獻的《莊子纂箋》到詮釋義理的《莊老通辨》，所提出「莊先老後」主張的用意，即是一種延續中國文化以儒學主流的調和傳統，重新確定儒家為先秦子學濫觴的系譜，讓中國文化落實在肯定社會價值的傳統之下，來進行「反本開新」的變革，而非是囫圇吞棗地全盤西化，導致為圖近利而陷於「浮談無根」的短線操作之迷思。故此，徐國利才指出錢穆先生的諸子學不同於近代學者抬高道家、墨家和法家的研究，而是肯定儒家在先秦諸子學中的本源和中心地位。（註1）

其實，錢穆先生「莊先老後」的這一主張，隨著近代老子帛書、郭店楚簡的出土資料來看，要被學界接受的可能性雖已大幅地降低，然而答案最後的正確與否，卻無損其在莊子學上的地位。就如同希臘哲人泰利斯，他為宇宙所構成的本質提出了一個答案——「水」，這答案以今天的角度來看，不免有荒謬之嫌，然而這答案的意義，卻代表著對宇宙本質的探索與實證精神的萌芽，為西方哲學奠定了「愛智」的基礎，間接開啓了科學的序幕。同樣地，吾人若能同情地理解錢先生所處的時代背景，他在莊學上所提出「莊先老後」的答案，在當時也達到了「考古建立信史」與「肯定傳統文化」的兩大階段性任務，讓儒家文化在日後得以被重新審視，而還歸其應有的價值。從這一角度來看，「莊先老後」答案本身的正確與否，相對之下就變得不是那麼重要了。

〔註1〕徐國利《錢穆史學思想研究》（台北，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13。

本論文基於此種觀點，故不揣簡陋地從錢先生對莊子學零散的論述當中，詮構出一系統性的架構，讓吾人對錢先生的莊子學有一全盤性的理解。當然，無可諱言地，若要再對錢先生的莊子學作進一步的探討，則非現階段筆者的學力所及，當容日後有機會以單篇論文的方式，再來補足這一「牆頭之缺」了。另外，筆者亦將所蠡測的兩篇莊學論文，一併置於附錄處，期能有助於治莊者作一參考。

2006年7月序於中正圖書館



目 錄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3
第三節 論文章節與架構	5
第二章 錢穆之生平與其史學研究略述	7
第一節 錢穆生平略述	7
第二節 錢穆史學研究略述	16
第三章 試析錢穆《莊子纂箋》之篇旨見解與內容	
大要	25
第一節 尋繹《莊子纂箋》注解內篇篇目之思維	26
第二節 試探《莊子纂箋》注解外、雜篇篇目之看法	34
第三節 略析《莊子纂箋》之著書特點與問題商榷	39
小結	49
第四章 錢穆對《莊子》一書之詮解	51
第一節 合而雙美：採義理、考據並行以建構莊、老系統	52
第二節 推本溯源：《莊子》內七篇思想源於孔門顏氏	59
第三節 後出轉向：莊子思想與孔門有別	66
第四節 莊老之辨：老子為莊子的承繼者	72
第五節 莊書之別：《莊子》外、雜篇乃後學所作	80
小結	86
第五章 結論	89
附錄一：試詮《莊子·內篇》中的應世思想—— 從〈大宗師〉真人理型看莊子入世乎？出世乎？	103
附錄二：試解莊子所形構之孔子樣貌	119
參考書目	133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動機

錢先生博通經史文學，擅長考據，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畢生著書七十餘種，共約一千四百萬字，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在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通論方面，多有創獲，尤其在先秦學術史、秦漢史、兩漢經學、宋明理學、近世思想史等領域，造詣甚深。^{〔註 1〕}而他對於學術的研究，則注重先從文獻的博覽涉獵，再以一種整體性的學術眼光，將文獻加以會通重建，杜正勝對此點，則有一番闡述說：

他（錢穆）一輩子的學問既強調「博」，又強調「通」，以會通來綱領博雜的歷史萬象而求其頭緒，晚年特揭「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所以「博綜會通」這四個字可以概括錢賓四治史的主要方法和精神。^{〔註 2〕}

又說：

關於古代思想的分析和重建，文字史料固遠比非文字史料直接而且重要，所以錢賓四博綜典籍，會通文獻，以其特具的敏銳眼光和提綱挈領的綴聯能力，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註 3〕}

雖然錢先生博覽群集，重視文獻的史料，但他卻不會受到文獻的桎梏，一味盲從於經典而不加思索，他的疑古精神，余英時曾說：

錢先生對於知識的態度，與中外一切現代史學家比，都毫不遜色。^{〔五}

〔註 1〕 見郭齊勇、汪學群，《錢穆評傳》（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 年），頁 2。

〔註 2〕 見杜正勝，〈錢賓四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當代雜誌》第 111 期（1995 年 7 月），頁 74。

〔註 3〕 見杜正勝，〈錢賓四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頁 78。

四」時人所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懷疑、批判、分析之類，他無不一一具備。他自己便說道，他的疑古有時甚至還過於顧頡剛。他不承認懷疑本身即是最高價值。他強調：「疑」是不得已，是起於兩信不能決。一味懷疑則必然流於能破而不能立，而他的目的則是重建可信的歷史。」〔註4〕

此種懷疑的精神，亦適用於他對莊子的探討。因大部分的學者，皆據《史記》所載，認為莊子「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註5〕為標準，直接視莊子思想係承接著老子而來，並沒有從更早的諸子書和先秦思想發展大流出發，去尋繹莊子的真正源頭所在。〔註6〕他則迥異於一般研究莊子的學者，認為莊子思想並不源於老子，而他之所以提出此說，並非是為了疑古而疑古，他疑老、莊的銜接關係，主要是為了重建一可信的歷史。此種歷史的系統，即以儒、墨兩家為核心，釐定先秦諸子的淵源，考察先秦諸子的流派，進而建構出諸子學實濫觴於孔子。錢先生認為孔子的地位既是承繼於王官之學，亦下開百家之言，〔註7〕但「儒者本務知禮，而禮終不可行。學術隨世風而變。」〔註8〕是以有墨家的興起，來反對儒家的禮樂制度，形成最早壁壘的對立，但墨家仍是「學儒者之業，而變其道」，〔註9〕故而雖分為兩派，但還是根源於儒家。然而，墨子究竟源於儒家的哪一支派呢？錢先生則認為孔門中有顏回、閔損一派是簞食瓢飲、陋巷自娛的，此派是墨家的源頭。因墨子承顏、閔的「簞食瓢飲」，而進一步發展出「以裘褐為衣，跣躣為服，日夜不休，自苦為極」〔註10〕的素樸生活；接顏、閔的「陋巷自娛」，而由儒家對政治社會的熱衷轉而為個人身體的勞動。〔註11〕此種個人勞動的思想，如再向前邁進，則產生出退隱不仕的道家，故道家源於墨家。然而，道家又不能以老子為始祖，因孔門有顏、損一派為素樸生活的墨家開了先路，才進而推陳展衍出消極隱退的道家思想，因此道家與顏、損的關係當密不可分。而道家老、莊談到孔門顏淵的，則出現在《莊子》書中，書中談到顏淵時，不但不曾加以鄙薄，甚至多有稱許，故而莊子與顏淵

〔註4〕見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頁24。

〔註5〕見司馬遷，《史記·老子伯夷列傳》（臺北：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721。

〔註6〕參見汪學群，《錢穆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頁61。

〔註7〕這種地位主要是指孔子作《春秋》一書，其詳參見錢穆，〈孔子與春秋〉收入於《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臺北：東大圖書，1978年），頁235～283。

〔註8〕見錢穆，《國學概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41。

〔註9〕見錢穆，《國學概論》，頁43。

〔註10〕見錢穆，《國學概論》，頁45。

〔註11〕錢先生認為後世許行倡「並耕」之說，陳仲「不恃人食」之義，為徹底反對貴族階級之生活，傳墨學之真精神者也，見錢穆《國學概論》，頁46～47。

當有其一派相承的思想痕跡，因此錢先生認為道家的創始人，當不始於老子，而是祖於莊子。

因此他藉著考據、義理等方法的串連，進一步對老、莊的承繼系統與成書年代，重建一套系統架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莊先老後」這一說法，此說無疑是將《史記》所載的「標準」予以推翻，他之所以主張「莊先老後」，乃是在地下文獻尚未出土之前，此時正值「兩信不能決」之際，錢先生之用意，則在於「考辨《老子》與《莊子》成書之先後與其思想系統之差異。」〔註12〕雖然由於新出土的資料，此說法已非常值得再商榷了，但錢先生已為莊學思想的原始要終，釐出了一個系統，讓諸子學有其一脈相承之整體性，並為莊子在道家中取得一創始的地位，著實開啓了吾人研究莊子學的另一扇視窗。所以錢先生對莊子學的貢獻，則不能因結論受到新的出土文獻所更易，就將其價值全盤否定。故而筆者本論文的研究動機，欲藉由探究錢先生所著的《莊子纂箋》一書，作為錢先生詮解莊子學術的基礎。因為在《纂箋》裡，無論是注解《莊子》篇目的看法，或是論述《莊子》內容的闡發，都涉及到對莊子學術的建構，是以筆者將對這兩方面加以論述，一則以明錢先生在《纂箋》中所闡述的莊學論點，實可當作他系統地詮解莊子學術的雛形；一則也附帶探討《纂箋》一書的著述成就。接著，筆者再結合錢先生之《莊老通辨》及相關論述莊子的書籍，加以演繹推論他對莊子思想的理解，筆者之目的，即要對錢先生論述莊學思想的前因後果，作一整體性的詮解，以看出錢先生對莊子學術的思維模式，究竟是如何重建的？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筆者在研究方法上，先將錢先生有關莊學方面的文獻，作一詳細的爬梳，在其文獻的陳述下，合理的將錢先生的說法作一首尾連貫的詮釋，筆者期望藉由此種的詮釋方法，為文獻的資料發現出其間「隱藏的」思想脈絡。〔註13〕此種脈絡概略言之，即莊子是孔門思想由人轉向天的接筭，因為孔子所講是一種道德人生，而莊子

〔註12〕見戴景賢，〈錢穆先生〉，收入《中國歷代思想家》（臺北：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268～269。

〔註13〕此種詮釋的說法，參見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書載：「在啟蒙時代中的《聖經》原文就是各種道德真理的容器；人們之所以能在那裡找到真理，乃是因為人們設計了一種發現它們的詮釋原則。在此意義上，詮釋學就是詮釋者發現原文「隱藏的」意義系統。」頁41。本論文亦希望透過錢先生論莊子的文獻，在邏輯合理性的詮釋下，為錢先生的莊學挖掘出其「隱藏的」意義系統。」

所追求的是一種藝術人生。然儒家應世的態度本有兩方面，即用之則行，達則兼善天下；舍之則藏，窮則獨善其身。莊周書中頗多稱引孔子顏淵，就是注重他們的消極面，不注重他們的積極面，注重在藏與獨善，不注重到行與兼善。故而莊子之藏，是把此有限人生，妥善地藏於無限的大宇宙中，此即是轉孔子藏於人生界的道德人生，而趨向於藏於宇宙界的藝術人生，〔註 14〕因此才有儒、道之別。而承襲於莊周思想的老子，則是起於戰國晚期，因當時的社會主要是「反奢侈、歸真樸」，「針對當時學者階級之擾動，而謀所以為寧靜整頓之方」，〔註 15〕此種批判的對象，是就著當時社會而發的，因此屬於人生界，而這種的轉變，則是變莊子重視宇宙界的態度，而將關注的焦點落實到人生界，莊老這一思想脈絡的接續，當由莊子的從人到天，再經過老子的由天而人，成一種思想循環的遞嬗。本論文即將此種遞嬗關係，透過錢穆先生對莊學闡釋的文獻，作一演繹推論，以明其「莊先老後」的建立，是有其思想背景作為論據，而非憑空而來。

關於莊子學的研究，「其問題不在莊子有無其人，因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懷疑過莊子的存在」，〔註 16〕但對於《莊子》其書的內容，歷來則有不同之爭議，錢穆先生討論莊子思想時，有《莊子纂箋》一書，對《莊子》內、外雜篇是否為莊子所作及書中內容，以引注的方式，呈現而出。就《纂箋》的探討，筆者在論述錢先生對《莊子》篇目的看法，將採演繹的方式，循序推論，以尋得其思維的脈絡；另外，對《纂箋》闡釋《莊子》內容的部分，筆者則以歸納的方法，將書中的特點歸納而出，條列論述，而《纂箋》裡有待商榷之處，亦將分點說明，讓治莊者能夠有所留心。本論文在探究錢先生之《莊子纂箋》時，同時參考了馬其昶的《莊子故》，因此書為《纂箋》成書的底本，筆者則採兩書互為對校的方式，以看出錢先生對馬氏解莊子的看法，究竟有哪些繼承與創新？此外，關於注解闡釋《莊子》的幾本重要書籍，筆者亦列入參考，其中有宋代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明代釋德清《莊子內篇注》、鄭瑗《井觀瑣話》，清代林雲銘《莊子因》、宣穎《莊子南華經解》、王夫之《莊子通·莊子解》、嚴復《侯官嚴氏評點莊子》及近人馬敘倫《莊子義證》、章太炎《齊物論釋》、劉文典《莊子補正》、王叔岷《莊子校詮》、胡哲敷《老莊哲學》、胡遠濬《莊子詮詁》、黃錦鉉《莊子及其文學》、陳品卿《莊學新探》……等書，期望能藉由博覽眾家之說，對《莊子纂箋》能有更完整的析論。

〔註 14〕參見錢穆，《中國思想史》（臺北：學生書局，1988 年），頁 49。

〔註 15〕見錢穆，《國學概論》，頁 53～55。

〔註 16〕見吳錫澤，《中國學術思想論叢》（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126。

而筆者在詮解錢先生之莊學思想時，則是以其《莊老通辨》爲主要的文獻，又書中錢先生曾說：

本書專爲討論莊、老兩家之思想，而辨訂其先後。其關於莊、老兩家之生卒年世，及歷史傳說之種種考訂，則均詳見於拙著《先秦諸子繫年》。

拙著與本書可互相發明參證者，除《先秦諸子繫年》外，尚有《國學概論》，

《中國思想史》，《墨子》，《惠施、公孫龍》諸書，幸讀者參閱。〔註17〕

據上所論，筆者亦再將《先秦諸子繫年》、《國學概論》、《中國思想史》等與莊學思想相涉的書籍，列爲主要的探討文獻之內，並也將《墨子》、《惠施、公孫龍》等諸書，視爲參考文獻。除此之外，錢先生畢生的著作，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已於一九九八年出版了《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更將全集分爲甲（以學術思想爲主）、乙（偏重史學）、丙（文化人生及其他）三編，加上《錢賓四先生全集·總目》，共爲五十四冊，當中有與莊學思想相關的資料，筆者亦詳加參考，期能爲錢穆在論述莊學思想方面，詮釋建構出一個完整的系統。

其中，錢先生在詮釋莊學思想時，終不免涉及到對老子其人其書的觀點，因此筆者也將老子列入討論的範疇之內，冀能從錢先生闡述莊子學的思維下，進而與老子的相關問題作一連結，以全面性、系統性地看出他對莊子思想的理解概況。

第三節 論文章節與架構

本論文的章節安排架構，在第二章的部分，先略敘錢穆先生的生平事蹟及其史觀研究略述，讓吾人在探究其莊子學之前，能對錢先生的生平與學術有一概括的認識。

第三章則先對錢穆先生《莊子纂箋》一書的篇目注解及其內容大要予以研析探討，筆者希望能藉由其篇章的引注裡，尋繹出錢先生對莊子文獻歸類，究竟是以何種角度加以定位？以進一步爲第四章錢先生詮解《莊子》一書所建構的整體系統，作一奠基的工作；接著，筆者再將書中的內容進行文獻的分析，期能從分析當中，一方面歸納出錢先生著此書的幾項特點；另一方面，也對《莊子纂箋》裡的幾個商榷之處提出討論，盼能與治莊者提供一深思之空間。

第四章的內容，主要針對錢穆先生對莊子學術論述的來龍去脈，作一全面性的詮解，以看出錢先生在論述莊子學術方面，是有其整體架構存在。本章第一節先論述錢先生研究莊子學術的方法，究竟是採取何種方式？以看出錢先生對莊子學術鑽

〔註17〕見錢穆，《莊老通辨·目錄》（臺北：東大圖書，1991），頁4。

研深厚之優點。而在研究莊學當中，錢先生所提出的幾點莊學論述的成果，均與老子及老子書相涉，甚而可謂是牽一髮而全身動，是以文中在論述時，筆者亦將錢先生所認為的老子究竟是指何人？以及老子書的成書年代為何會在戰國晚期？…等問題加以論述，讓本節能夠全面性的探討錢先生對莊學系統研究的整個全貌。第二節將對莊子思想濫觴作一溯源的探討，以明錢先生為何主張「莊先老後」的說法。第三節再論莊子與所承襲的家派，究竟有何差別，以致於莊子能夠獨立而成為一家？第四節再探究錢先生既然提出了「莊先老後」的主張，那麼莊老的關係，到底有何牽連？此問題為本節論述的核心。第五節再對外、雜篇為道家後學所作這一說法，加以深入論述，以看出其具體的論據為何？本章藉由一連串問題的推論，盼能將錢穆先生論述莊學思想的部分，作一系統性的詮解。

論文最後，除了總結錢先生對莊學所建構的整體脈絡外，筆者將再討論錢先生提出莊學的研究成果後，究竟遭受到當時學者的哪些質疑、批判？而這些說法，對錢先生來說究竟公不公允？期能藉此不同角度的討論，來對錢穆先生的莊學成就作一探究。

第二章 錢穆之生平與其史觀研究略述

錢穆先生是我國近代的一位國史大師，他在艱困的環境中孜孜不倦、努力向學，並在中國動盪不安的環境背景下，挺身而出發揚中國傳統文化，關於錢先生所處的時代，李木妙則詳細描述說：

錢賓四先生所處的時代，正是咱們的民族文化遭受西方物質文明衝擊的嚴峻時刻，國家陷內憂外患交迫煎熬的危殆境地；在這國難深重、民族處於存亡絕續之秋，他體認時艱，挺身而出以挽狂瀾於既倒，更擇善固執地主張對中國「已往歷史抱著溫情與敬意」。中國大陸政權易手以後，他捨棄家人隻身南避香港，在「亂離、流浪」中赤手空拳地創辦「新亞書院」（暨新亞研究所），他更本著「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精神動力，義無反顧地毅然肩負起維護立國根本的儒家道統，發揚傳統優秀的中華文化等救亡圖存之時代使命。他這些學術主張，處世原則，特立獨行和愛國精神，為我們留下了永資矜式的典範。〔註1〕

上引長文，反映了錢先生處在困厄環境之下，所展現出來的高尚人格，令人值得效法。孟子嘗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萬章下》）故此，本論文在探討錢穆先生的莊子學術之前，會先對他的生平事略、史觀研究作一概述，讓吾人對錢先生所遺留下的「典範」，有更全面性的認識。

第一節 錢穆生平略述

錢穆字賓四，原名恩鑠，江蘇無錫人，清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一九

〔註1〕見李木妙，《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臺北：揚智文化，1995年），頁63。

九〇）陰曆六月初九日（陽曆七月三十日）巳時生於縣南延祥鄉嘯傲涇七房橋之五世同堂。（註2）童年時期天資聰敏、好學強記，他自述說：

翌日上學，日讀生字二十，忽增為三十。余幸能強記不忘，又增為四十。如是遞增，日讀生字至七八十，皆強勉記之。（註3）

上論之事，發生在錢先生七歲之時，可見他在幼年期間，除了記憶非常強之外，還不斷的努力學習、充實自我，甚而博覽群書、閱讀豐富，從一件事即可看出錢先生的這些優點，據他所說：

先父每晚必到街口一鴉片館，鎮中有事，多在鴉片館解決。一夕，楊四寶挈余同去，先父亦不禁。館中鴉片鋪三面環設，約可十許鋪。一客忽言：「聞汝能背誦三國演義，信否？」余點首。又一客言：「今夕可一試否？」余又點首。又一客言：「當由我命題。」因令背誦諸葛亮舌戰群儒。是夕，余以背誦兼表演，為諸葛亮，立一處；為張昭諸人，另立他處。背誦既畢，諸客競向先父讚余，先父唯唯不答一辭。（註4）

由上文可知，錢穆先生年少之時，就涉獵了三國演義，客人即席而問，他馬上不假思索的當場背誦，可看出他不僅具有非凡的記憶力，也顯示出了他學習之廣博。當時，他的父親恐他鋒芒太過，雖知他資質聰慧，但仍從側面予以啟發，使他能從提點中自己去領悟出道理，所以錢先生又描述說：

翌日之夕，楊四寶又挈余去，先父亦不禁。路過一橋，先父問：「識橋字否？」余點頭曰：「識。」問：「橋字何旁？」答曰：「木字旁。」問：「以木字易馬自為旁，識否？」余答曰：「識，乃驕字。」先父又問：「驕字何義，知否？」余又點首曰：「知。」先父因挽余臂，輕聲問曰：「汝昨夜有近此驕字否？」余聞言如聞震雷，俯首默不語。至館中，諸客見余，言今夜當易新題。一客言：「今夕由我命題，試背誦諸葛亮罵死王朗。」諸客見余態忸怩不安，大異前夕，遂不相強。…時余年方九歲。（註5）

上文所論，即言錢父隨機藉由「橋」字，引發一連串文字暗示的對答，循循善誘、諄諄教導，讓錢先生體會昨夜表演「諸葛亮舌戰群儒」一事，略帶有「驕」義，應需有所收斂，錢先生聞之，則恍然大悟，而知韜光養晦、善刀而藏。此外，他還憶述：

〔註2〕見錢胡美琦，〈錢賓四先生年譜·上篇〉（未定稿），《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第三期（1995年8月），頁141。

〔註3〕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1983年），頁12。

〔註4〕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13。

〔註5〕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13～14。

某一時期，先父令先兄讀《國朝先正事略》諸書，講湘軍平洪楊事。某夜，值曾國荃軍隊攻破金陵，李成典、蕭孚泗等先入城有功。先父因言，此處語中有隱諱。既為先兄講述，因曰：「讀書當知言外意。寫一字，或有三字未寫。寫一句，或有三句未寫。遇此等處，當運用自己聰明，始解讀書。」余枕上竊聽，喜而不寐。然亦不知所講何書，此後乃以枕上竊聽為常。（註6）

又一次，他說：

先父對余課程，似較放任，不加督促。某夕，有兩客來閒談，余臥隔室，聞先父告兩客：「此兒亦能粗通文字。」舉余在學校中作文，即在家私效先兄作散篇論文，專據《三國演義》寫關羽論、張飛論等數十篇，私藏不予先兄知之，乃先父此夜亦提及，余驚愧不已。此後遇先父教導先兄，時亦許余旁聽。（註7）

由上述諸事可見，錢穆先生在童稚時期，受良好家教的影響很深，特別是父親對他的教誨、啟發，身受此種環境薰陶，足為他日後的經、史、子、集等國學的研究基礎，紮下了厚厚的根柢。

光緒三十年，先生進入了蕩口鎮成立的「果育學校」就讀，當時的體育教師錢伯圭先生，是鄉里間有聲望的人，亦是革命黨人，他以民族思想相教導，啟發了先生的民族意識。此時，影響先生最大的一本書籍，則是蔣百里所譯的《自學篇》，錢先生說：

我在前清光緒年間，讀小學的時候，因為作文成績特優，老師獎賞一本課外讀物，我至今還記得書名是《自學篇》，由蔣百里先生從日本翻譯過來的，其中記述了四十多位歐洲自學成功的名人小傳，一篇篇刻苦勤學的奮鬥故事，使我讀了大受感動。（註8）

可見，他一生勤學不懈、奮力向上的精神，其精神動力的源頭，當是歸功於此書的影響。在「果育小學」就讀期間，除了錢伯圭外，華倩朔、華紫翔、顧子重等諸位老師，（註9）都對錢先生有所啟發，也為他日後的治學蹊徑、研究方向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先生十二歲喪父，那時家徒壁立，一家五口皆仰賴「懷海義莊」的撫卹為生。明

（註6）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14。

（註7）見同上注。

（註8）見錢穆，〈我和新亞書院〉，轉引自李木妙，《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頁9。

（註9）參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所載〈果育學校〉一文，頁33～42。